

关于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与图书情报工作

彭修义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现在，人类知识已被称作第二资源，开发第二资源的口号已响亮地提出来了。人类知识的实质是什么？它为什么被称作第二资源？开发第二资源对人类的发展有什么意义？它对我们图书馆学界有什么关系？我认为起码应当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如何加强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和图书馆学教育，培养高质量的人才；第二，如何改革图书馆学情报学现行体制，以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和这场战斗的需要。本文就从这两个方面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知识与信息

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在不停地运动着的，列宁说：“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通过人的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第128页）因为物质具有能量和信息，物质的信息通过能量到达我们的感觉，我们才能感知。因此，信息既离不开物质而存在，也离不开能量来传递。

什么是信息？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种信息概念。一种是通讯科学即信息论中的信息

概念，它将信息和消息区别开来，在消息中含有可计量的信息。一种是物质、能量、信息中的信息概念，这种信息带来能够为我们的感觉所感知的物质的消息，本文取这一信息概念。所谓信息，就是物质形态借助于能量所带给我们的标志物质客观存在的一种消息，这种信息能够为我们的感觉所感知，为我们的大脑所翻译。目前我们所能接收和翻译的信息却是物质总信息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就是这极微小的一部分信息，却是提供我们知识的物质来源，构成我们知识的具体内容。所以，人类知识，就其实质来说，是为我们的感官（包括各种人造器官——仪器）所感知并为我们的大脑所翻译的物质信息。客观世界的物质信息与物质、能量是不同的，它直接服务于我们的生产和生活的现实的资源。而物质信息，我们却不能直接利用它，要利用这种信息，需要一定的转化，这就是要通过大脑将其转化为知识。知识作为一种人工信息，它来源于客观世界的物质信息，反映着人所认识的客观物质世界。这种人工信息——知识，可以直接为人类使用，人类根据自己对自然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就可以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进一步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光辉的物质文明。所以，知识可以毫无愧色地以信息

附注

- ① 《历史上的科学》导言，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 ② 《历史上的科学》导言，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 ③ Karl R·Popper, *Objective Knowledge—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Oxford, 1972.

- ④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397页。
- ⑤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 ⑥ 《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9页。
-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08页。
-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第411页。
-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42页。
-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第382页。

资源的身份并列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三大资源之列。

知识信息作为一种资源，不仅在于它的物质来源，而且它消耗了巨大的物质能量，这就是人类的生物能量和自然界的物质能量。人类靠着一百多万年的辛勤实践，经过长期地坚忍不拔地努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一代一代地，极其艰辛地积累起点滴知识，终于汇积成知识的洪流和海洋，发展成具有两千多门学科的知识体系。人类知识蕴藏着巨大的物质能量和精神能量，我们应该珍视这种资源，充分开发和利用这种资源。我们已经有研究物质材料的材料科学，有研究物质能量的能源科学，却没有能够与之相称的信息科学，我们应该填补这一科学空白，建立一门以知识信息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从而使我们从物质、能量、信息的角度利用全部自然资源。

知识信息与情报信息

情报、物质、能量及其学科，已被某些同志称为现代化社会的三大支柱。显然，在这里，情报是作为一种信息，情报科学是作为一种信息科学来看待的。但是，在我看来，情报信息不过是知识信息的一个组成部分，情报科学不过是知识信息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能与物质、能量及其学科并列。

让我们来对情报信息和知识信息作一番比较和分析。所谓知识信息，就是指人类的全部知识，它是人类的全部精神财富。知识信息虽然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却又是以整体的面目出现，在它发展变化的每一阶段上都有它固定的内容。所谓情报信息，则是向一定服务对象提供的最新的知识信息，它只是整个知识信息的一个组成部分。情报信息又是一种不定的概念，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从它的服务对象来说，由于水平不同，能力各异，有的人就可能不待情报人员提供就已经

获得了这种信息，那么，情报人员所提供的情报信息就降格为一般的知识信息。从时间的角度来说，过时的情报，或已经使用过的情报信息也会降格为一般的知识信息，不再具有情报信息的功能。知识信息是一种常态，而情报信息则是一种不定态和变态，具有时间的限制。当情报信息变为一般的知识信息之后，就要将它列入一般的知识信息之中。仅仅抓住了情报信息，还只是抓住了人类精神财富的一部分，而抓住了知识信息，则是抓住了整个人类的全部精神财富。

看一看知识和情报的发展史，也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说明。人类的知识是随着人类的出现而产生的，它与人类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而人类的历史已有一百万年以上了。情报的出现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丢掉了情报信息，人类不过倒退几十年，而丢掉了全部人类知识，则人类要返回到一百万年以前的朦胧无知的原始人时代，留下来的只是现代人的躯壳。因此，我们不能只抓住了情报信息而忘了人类的全部知识信息，我们要开发人类知识信息这一丰富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人类的全部知识信息才可以称得上与物质、能量两大资源并列的信息资源，关于人类知识信息的科学，才可以称得上与材料科学、能源科学并列的信息科学。知识信息资源有待我们去辛勤开发，知识信息科学有待我们去努力创建。

图书馆工作与情报工作

情报工作是在图书馆工作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图书馆工作的自然延伸和发展。图书馆工作是源，情报工作是流，是勿庸置疑的。

和经济领域中存在着生产、流通、消费三个环节一样，整个人类知识的运动过程也包括三个环节，这就是知识的生产、传递和使用，在使用的过程中也不断地产生着新知。图书馆工作和情报工作在知识运动的三

个环节中，仅仅起着传递知识信息这一中介、桥梁的作用。它们有着共同的性质和任务，起着相同的作用。

但是，在传递知识信息这一职能方面，无论是图书馆工作，还是情报工作，都没能完全做到，都没能完全发挥自己的作用，它们都仅仅只传递了一部分知识信息，它们的潜在能量有待进一步地发掘。图书馆工作是以书名和文章标题来揭示馆藏的，它并没有直接给读者以具体的知识信息。虽然著录卡片和推荐书目中有图书、文章的内容提要一项，但那也仅是提示内容范围，并非具体的知识。由于图书馆人力单薄，以及它的手工作业的方式，穷于应付日常工作，对于丰富的馆藏的具体知识内容，未能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具体的揭示。情报工作虽有一部分快报和文摘，甚或综述，那也不是在揭示整个馆藏，也不是以揭示整个馆藏为目的，而只是馆藏的部分知识信息的加工。而且，这种快报和文摘，就其质量，不一定赶得上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水平，因为一般的情报工作人员尚没有那样的深厚功力，于摘录文章的内容之余，以洗炼的笔墨揭示文章的背景、意义，作出精辟的评论。所以，无论是图书馆工作还是情报工作，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其工作内容都有待于进一步扩展。要提高图书馆工作和情报工作的质量，首先就要注意人才的培养，提高图书情报工作人员的素质，其次，要开展对于馆藏知识内容的研究，以此为基础来充分揭示馆藏，提高服务质量。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也向我们提出了必须提高服务质量的客观要求。现在，知识信息已被作为第二资源，努力开发第二资源的口号已被响亮地提出来了。开发第二资源，图书情报工作人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也起着无可否认的作用。

图书情报工作人员应该携起手来，共同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知识学与知识信息中心

我国藏书事业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我国的藏书和图书工作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存在着。我国道教的始祖老子作为周室的柱下史（执掌图书的官）已见于史册，孔子也做过鲁国的王室图书管理工作，他删《诗》、《书》，作《春秋》便以此为基础。其后的大史学家司马迁是有名的图书馆员，刘向、刘歆父子更有专著《七志》、《七略》问世。到清代学者纪昀整理皇家藏书，编撰《四库全书》，并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开图书馆工作一代新法。这些人都是赫赫名家。近几十年，我们在学术界落伍了。为今之计，当思如何迎头赶上。现在，我国四个现代化蓬勃开展，各行各业对图书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图书馆事业现代化的重任已历史地落到了我们的肩上。为了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使命，我们需要群策群力，各尽其职，各献其谋。我想，我们应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加强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和图书馆学教育，努力培养造就高质量的图书馆专业人才；一是改革我们的图书情报工作体制，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关于第一点，是开展知识学的研究。我认为，我们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应该深入下去，要深入下去，必须不囿于原有的理论研究范围，扩大研究的领域。我们的图书馆工作是收藏、加工、传递知识信息的工作，我们就要在知识信息上多下功夫。我们应该对人类知识进行研究，了解它的性质、意义、内容、结构、功能和规律，以丰富的人类知识武装学生的头脑。我们研究人类知识的目的，就是为了驾驭飞速发展的人类知识，为了开发已经获得的人类知识资源，并进一步地推动人类知识更快地发展，让它更好地为人类服务。知识是人类创造的，我们应该驾驭它，而且也一定能够驾驭它。

建立知识学的学科体系，当然不只是我

们图书馆学界独家的任务，各学科都有自己的一份责任。但是，知识学与图书馆学的关系更加密切，这是与图书馆的性质和任务分不开的，而且图书馆开展这项研究工作也有一定的基础。我们的大学图书馆学系应该在这一研究中起领头和骨干的作用。

第二点，是关于建立知识信息中心的问题。既然图书馆工作和情报工作都是传递知识信息的工作，两家联合起来就有共同的基础。目前，我国图书情报体制极不统一。虽然我国图书情报工作一体化的建议已提出好几年了，但两家终未能实地联合起来，其关键固然存在认识上的不一致，同时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案。将图书馆置于情报所之下，无疑会降低作为知识信息工作基础和主体的图书馆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导致忽视基础工作，并从而最终影响到情报工作；将情报所原封不动地置于图书馆的领导之下，也未必合适。但是，图书情报的大联合乃是

社会的需要，势所必然，我们总不能看着都是从传递知识信息的图书情报工作长期这样分离下去，不能看着一个统一的知识信息资源永远分裂为二，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老是不能集中统一使用，使事业受到损失。我想，我们应该联合，而且应该实现真正的联合。我们应该打破各自的原有体制，围绕传递知识信息这一总任务以及工作的总程序建立我们的新体制。新体制可考虑以下几个环节，即：①采购与交换；②分类与编目；③存储与检索；④参考咨询与定向服务；⑤翻译与编辑（文摘、快报、题录等）；⑥书刊借阅与读者辅导；⑦情报网与情报交流；⑧情报研究。各环节互相联系，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各研究单位的综合的知识信息中心就建立起来了。

以上仅为个人的一点粗浅看法，抛砖引玉而已，望各位前辈和同行，不吝赐教。

弱，那种科技概念式的课程实在令人沮丧，那种浅尝辄止的培养学生方法实在误人子弟，它不适合我们培养人才的目标，它对具有旺盛精力和强烈求知欲的青年的积极性是一种打击和挫伤。”

的确是这样，象我们这些从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又工作近20年的人是有切身体会，也最有发言权。

最近几年，为适应图书馆事业对干部的需要，全国不少大学新办了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这本来是件大好事。但由于教师力量不足、专业教学人员应用不当等等原因，据我了解，给学生开的课程还停留在五十年代的哪一套，有些甚至连这一套也开不全，假如这样下去，培养出来的学生，将来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又怎能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呢？

这不能不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

衡阳医学院 谢群宗

来函照登

阅读了《图书馆学通讯》1981年第3期中国林业科学院图书馆彭修义同志“关于开展‘知识学’的研究的建议”一文后，我感想很多。20几年前，我与彭修义同志在大学是同班同学，毕业后我曾在全国重点工科大学图书馆工作十二年，后又调到医学院工作七、八年。从实际工作中体会到：作为图书馆专业干部，各方面知识必须要丰富，才能够胜任工作。

其一、今天科学的发展和图书馆资料积累的飞跃发展。

其二，知识学与图书情报学的亲缘关系极为密切，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加强“识知学”的研究，以便使我们的工作与科学的发展和图书资料的积累相适应。

彭修义同志在文章中提到：“我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实在薄